

略談各方對教宗致中國信眾牧函的回應

柯毅霖著 陳愛潔譯

教宗表現得十分勇敢，進入一個極有吸引力卻複雜和困難重重的領域。教會的觀察員和顧問，全都是具有見識和真心誠意的，卻給教宗提供互相矛盾的意見和解釋，正如中國天主教徒的觀點偶然是不協調的。教宗嘗試說自己的話，創作一篇清楚易懂、平衡和文雅的書信。他說真理和愛的話，沒有譴責任何人，但很不願意教會的自由遭踐踏。

天主教團體的反應

本文執筆之時，牧函只是發表了數星期而已。

現時要以令人滿意的方式知道中國的天主教徒的反應，是言之過早。

到目前為止，最初的反應是莫大的喜悅和欣賞。對我們這些熟悉中國天主教團體的人來說，這並不讓人覺得意外。中國的全體天主教徒，包括屬於公開和地下團體的，都對教宗非常忠誠，正如在過去幾個月所證實的，他們耐心地和急切地等待這牧函，視爲他們生命中確實重要的東西。筆者相信，相比其他大多數國家，教宗的話確實在中國天主教徒中間更爲重要。

可惜，出於政府當局的阻撓，天主教徒接收牧函而變得複雜。轉載了牧函的互聯網站，例如梵蒂岡和亞洲新聞等網站都被遮蔽，有部份網站遭到審查。一些受歡迎的網站，不論是屬於教區或其他團體，都受到警告，要把牧函移除或不准上載牧函。至少有三個網站遭官員查封。有些網站於六月廿九日通知他們的讀者，他們期待已久的教宗牧函將於翌日傍晚公佈。但是，自此以後，這些網站一直沒有刊載教宗的牧函。

一位負責掌管已向政府登記的網站的神父表示感到無奈，因為他堅決相信中國教會網站應該公佈教宗的牧函。他還說，有些政府官員在七月一日早上來到他的辦公室，告訴他不准上載教宗的信。我們已得知在陝西一個教區，當地的神父已把牧函印刷成小冊子。但是，警察甚至查封那一間小印刷店。某些公開教會的聖堂把教宗的牧函張貼在佈告板上，好使信友能夠閱讀；但是，在大多數地方，此舉是不容許的。愛國會已清楚表明，他們不

會分發這封信。這聲明暗示他們會阻止別人這樣做（正如我們將再看到的）。

據我們所知，司鐸們在公開的聖堂講道時，並沒有評論甚至提及教宗的信。再一次，這是因為來自政府官員的壓力或命令。

來自地下團體的聲音

到目前為止，地下團體的成員接納教宗的所有指示，包括撤銷過去幾十年給予他們的特權和特別待遇。這是關乎地下團體的其中一個最敏感的問題，而他們的反應是令人鼓舞的。

這些特權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給予的，是法典的例外，為滿足艱難時期所提出的需要。聖職人員獲准超越教區範圍，和在任何地方給教友施行聖事。地下主教也獲准祝聖其他主教，以及給沒有正式神學訓練的人士授予司鐸聖職。由一九八零年至一九九三年，據說秘密祝聖了約八十位主教。一九八八年，萬民福音傳播部發表「有關與中國交往

的八點指引」，要求避免與愛國會的主教和司鐸一切聖事的共融（*communicatio in sacris*）。

齊齊哈爾教區的地下主教魏景儀表示，他完全贊同教宗的指示，尤其在撤回特權這事上。牧函為中國的教會生活和福傳提供實際的指引，好使教會能夠前進。

陝西省鳳翔教區李鏡峰主教長期以來是地下主教，雖然從來沒有加入愛國會，但已獲得政府認可。他稱讚教宗呼籲「對那些按照教會傳統行事的人，內心感到了安慰，然而，那些不感到伯多祿繼承人的重大呼籲的人，卻會忽視它。」河北保定教區一位地下司鐸同意現時的情況已改變，而教宗撤銷特權的做法是正確的。「教宗的牧函促請中國教會逐漸回到普世教會那裡。即使面對困難，每個教友也應懷著服從的心，無條件地接納這文件。」

另一位來自華北的地下司鐸對於教宗的牧函表示喜悅：「我們可感到自己是普世教會的重要部份。我們可感到他的牧民照顧，並深感教會的共融

不是空洞的概念。」

「現時中國教會最迫切的使命，就是修和。我們的爭吵和對抗當然不是基督所願意的。我們需要在愛與真理中坐下來——進行真誠的對話。要別人聆聽我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我要首先聆聽對方。避免爭吵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我不要爭吵。這使我們面對『共祭』的問題。或許『地下教會』的一些成員會覺得目前很難接納。我們應把個人的偏見和意見擱下，要把基督的教訓記在心中。」

然而，這位神父對於教宗牧函沒有提及那些仍在獄中的神職人員感到遺憾。「我們不會要求教宗要提及此事，因而觸怒中國政府。我們只是希望保證普世教會沒有完全放棄這些默默地受苦的人。這只是一個卑微的要求。」然而，我們應該指出，教宗確實承認在中國的基督徒受到迫害和受苦。

陳日君樞機的聲明

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表示，他欽佩「教宗

取得了一個可貴的平衡。他是一位卓越的神學家，又是一位聖賢的慈父，他能同時尊重真理及表達愛心。教宗強調教會是由主教們領導的，主教們和教宗是不能分裂的。」

然而，陳樞機指出牧函的中譯本出現了一些錯漏。在第七節（一段敏感的文字）最後第二段，教宗在此提及地下主教尋求政府認可，按照中譯本，在「但是，有為數不少的具體案例」後漏了「甚或幾乎常常」這句話。

陳樞機亦就沒有人簽署的「附件」提出異議。此外，據他說，附件沒有正確反映牧函的內容，所以不應被視為教宗牧函的一部份。

陳樞機甚至要求對梵蒂岡的中譯本進行相當的修改。事實上，刊登於《公教報》（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五日）的「香港譯本」似乎更準確和更流暢。

據稱傳聞的梵蒂岡誤譯使地下教會感到困惑，因為這可能給人的印象是，有人（當然不是教宗）想破壞地下教會的地位。現在有兩個中譯本，

有人已問：應該接納哪一個？

其間，陳樞機表示，牧函雖然沒有提及香港的教會，但香港教會將繼續擔當橋樑角色，並協助大陸的天主教徒理解牧函。

七月一日，即牧函發表後翌日，陳樞機一如先前所宣佈的，首次參與香港爭取民主和普選的遊行。無論如何，兩件事情當然沒有關係。然而，愛國會秘書劉柏年卻嚴厲批評樞機參與遊行，又聲稱這正是中國為什麼要繼續任命自己的主教，為避免任命一些反政府的教會領袖。陳樞機當然從容地回覆，聲稱即使在港的中國代表們也肯定遊行是合法的，而且按照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，香港有遊行的自由。

在國內外的中國觀察員的意見

有些觀察員，包括在中國國內外的，認為教宗的牧函帶有邀請地下團體尋政府當局認可的意向。事實上，教宗要求政權承認地下主教。但是，他也

承認，在尋求政府當局認可的過程中，主教們「幾乎時常」（就是剛才提及，在梵蒂岡發表的中譯文裡出奇地漏掉了的一句話）被迫「作出一些違反公教徒良知的表態、行爲和承諾。」這是爲什麼教宗非常審慎，讓個別主教在其特殊情況中決定最好處理方法。

明顯地，要求政府承認主教們（即是教宗所說的），跟教宗要求地下主教重新露面（是教宗沒有說的），兩者是截然不同的。因此，筆者看來，教宗沒有說無需「地下教會。」

政府的反應

聖座在公佈牧函前十天，已把一份副本交給中國政府，以示禮貌。但是，中國官員對牧函的反應是批評的，儘管有點克制。在北京，外交部不會理解教宗所提出對話的呼籲，重申中國的兩項先決條件，甚至警告聖座不要製造新障礙。

中國領導人在處理敏感問題時，選擇不以第一

身講話，或反應太快。他們讓中層官員講話和採取行動。因此，共產黨統戰部甚至在牧函公佈前，已召集一些官方主教到北京附近的懷柔縣，就教宗的牧函給他們作出指示。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也有在場，重新堅持國家的政策。

另一位重要的政府官員，即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表示，他的機構沒有分發牧函。這意味沒有人會爲此負責任，因爲宗教刊物需要政府授權。牧函在全中國各地當然受到壓制，雖然是意料之中，但沒有任何好預兆。

七月五日，香港親中報章《文匯報》引述北京權威人士（同樣是劉柏年？）稱，當局沒有接納教宗牧函，並形容它爲「不切實際」。該報引述這位中國官員說，教宗所表現的態度是固執的，缺乏彈性，因此不會產生積極的效果，亦會製造更多複雜的情況和障礙。最後，這名官員強調，中國的教會將繼續按照需要而自行祝聖主教。（在其他報導，類似的話被認爲是劉柏年講的。）

結論

在期待奧運（二零零八年夏季）盛事之際，可預料中國渴望把自己視為先進國家，尊重一切信仰和宗教自由。可惜，政權仍不能與天主教會等擁有理想和自由的機構交往。

我們要把鳳翔教區李鏡峰主教的話成爲我們的話。「我爲中國政府祈求天主，爲的是能徹底瞭解教宗訊息的內涵，並希望中國政府能爲全中國的益處而這樣做。我總是告訴我們的統治者：你們看看今天的中國。一個如此繁榮發展並努力趕上與全世界同步的國家，但就在教會問題方面遲遲落後於他國。如果中國願意向整個世界開放，就應向教會開放。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，那麼，其他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。否則我們將總是晚於其他國家一步。我爲此祈禱，也祈求教宗的牧函能喚醒整個中國教會。」

筆者肯定在中國的大多數天主教徒，即使不是

全體，都會竭盡所能達致教宗所呼籲的合一。這是一個艱難的，卻並非不可能的目標。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狀況。在某些地區，政府官員以強硬的手段施行錯誤的宗教政策。在其他地區，他們一旦克服個人的仇恨，合一便指日可待。今天，在很多教區，天主教團體是團結的，並堅持維護教會的原則，政府也沒有多少迴旋的餘地。事實上，他們的工作是要製造或增加分裂。因此，教宗是最審慎的：他沒有判斷，也沒有提供容易的解決方法。教會必須由主教們管理。因此，他把領導天主教會內所有成員的對話，以及與政權對話的責任交託給個別主教。

筆者衷心希望牧函能結出教宗所期望的果實。教會和中國教會是同樣值得的有此結果。筆者有信心這會發生的。不是立即發生，因爲這歷史性的牧函只可以從它的長遠影響力來判斷。我們不久之後將會見到政府當局努力淡化牧函的重要性。但客觀地看，這牧函已撒下促成中國教會合一與自由的種子。

□